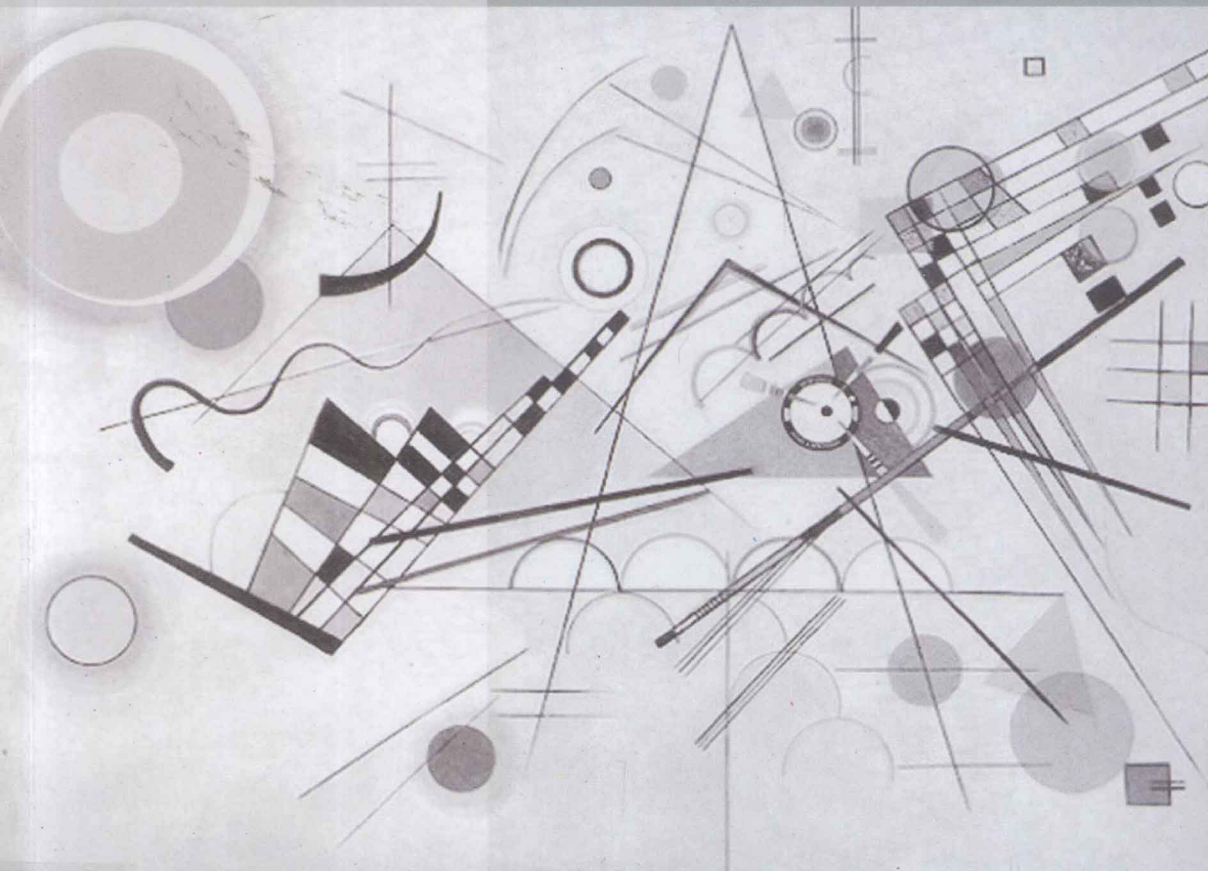


现代斯拉夫文论大家丛书

# 现代斯拉夫文论导引

周启超 著



XIANDAI SILAFU WENLUN DAOYIN

# 现代斯拉夫文论导引

周启超 著

河南大学出版社

· 郑州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现代斯拉夫文论导引/周启超著. —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  
2011.12

ISBN 978-7-5649-0556-9

I. ①现… II. ①周… III. ①外国文学—文学理论—研究  
IV. ①I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12089 号

责任编辑 张 珊

责任校对 冯田芳

封面设计 翟森森

---

出版发行 河南大学出版社

地址:郑州市郑东新区商务外环中华大厦 2401 号 邮编:450046

电话:0371-86059701(营销部) 网址:www.hupress.com

排 版 郑州市今日文教印制有限公司

印 刷 河南省诚和印制有限公司

版 次 2011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20mm×1000mm 1/16 印 张 22.75

字 数 348 千字 定 价 38.00 元

---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河南大学出版社营销部联系调换)

# 简介

现代斯拉夫文论，拥有俄罗斯形式论学派、布拉格结构论学派、塔尔图符号论学派这样一些深刻影响现代文论进程的重大学派，拥有扬·穆卡若夫斯基(1891~1975)、罗曼·英加登(1893~1970)、维克多·什克洛夫斯基(1893~1984)、弗拉基米尔·普罗普(1895~1970)、米哈伊尔·巴赫金(1895~1975)、罗曼·雅各布森(1896~1982)、尤里·洛特曼(1922~1993)这样一些饮誉世界的文论大家。现代斯拉夫文论以其思想的原创性、学说的丰富性、理论的辐射力，在现代世界文论的版图上，构成了堪与现代欧陆文论、现代英美文论鼎足而立的又一大板块。

长期以来，我们对现代世界文论中这一板块的境况是若明若暗的。本书针对我国的国外文论研究中的这一缺失，对现代斯拉夫文论的三大学派与七大家的主要建树，对他们在现代文论的“科学化”与“学科化”进程中的独特探索，展开了较为系统的勘察，对这些文论大家在“文学性”这一现代文论核心命题上的入思路径，在“文学作品/文学文本理论”这样的现代文论轴心论题上的独特见解，进行了较为集中的梳理。

本书作者在文论著作的写法上也有一己的追求，立意尝试一种既不同于“外国文论史”(在国内学界，尤其是当下流行的种种高校版教科书或文选里则时常被简化为“西方文论史”)那样宏观而宽泛的概述，又有别于国别文论史那样微观而琐细的论述之第三条线路：力图以穿越国别疆界、穿越民族区隔的“文化圈”为视界，来展开国外文学理论资源的系统清理与深度反思。在我国的外国文论研究园地，

这是一部名副其实的填补空白而颇具开拓性的理论著作，是一部有助于文科师生和一般文学研究者拓展理论视野与思维空间而颇具引领性的学术专著，是作者这些年来践行“跨文化的文学理论研究”这一学术理念的最新成果。

## 目 录

简 介 .....	( 1 )
第一章 现代斯拉夫文论的历史价值 .....	( 1 )
第一节 现代斯拉夫文论与 20 世纪文论思潮流脉 学派的发育谱系 .....	( 4 )
第二节 现代斯拉夫文论与 20 世纪文论基本范式的 生成路径 .....	( 17 )
第三节 现代斯拉夫文论与 20 世纪文论的生存 形态 .....	( 26 )
第二章 俄罗斯文论今日气象 .....	( 37 )
第一节 对域外文论成果的多方吸纳 .....	( 40 )
第二节 对本土文论资源的深度开采 .....	( 50 )
第三节 今日俄罗斯文论基本建设的新一轮收获 .....	( 58 )
第三章 20 世纪俄罗斯文论的基本格局 .....	( 74 )
第一节 “形式论学派”与“语言艺术形态的解析 流脉” .....	( 77 )
第二节 “社会学学派”与“文化意识形态的解译 流脉” .....	( 85 )
第三节 穿越于“语言艺术形态”与“文化意识形态” 之间的“解读流脉” .....	( 90 )
第四章 捷克结构论学派与俄罗斯形式论学派的对接 .....	( 98 )

第一节	俄罗斯形式论学派的学术旨趣	( 99 )
第二节	什克洛夫斯基的理论追求	( 106 )
第三节	穆卡若夫斯基的对接与超越	( 113 )
第五章	雅各布森、穆卡若夫斯基、英加登与“文学性”	( 121 )
第一节	雅各布森与“文学性”：“形式化”视界	( 127 )
第二节	穆卡若夫斯基与“文学性”：“语义化”视界	( 131 )
第三节	英加登与“文学性”：“意向化”视界	( 136 )
第六章	“文学性”与文学文本理论	( 145 )
第一节	文学文本理论的反思路径	( 147 )
第二节	文学文本理论的研究空间	( 160 )
第三节	洛特曼的文学文本观	( 164 )
第七章	巴赫金文论研究	( 205 )
第一节	巴赫金的“文本理论”	( 207 )
第二节	巴赫金的“复调理论”	( 223 )
第三节	巴赫金文论在当代中国的“旅行”	( 239 )
附录 I	: 现代斯拉夫文论重要学派述评	( 276 )
1	俄罗斯形式论学派在当代苏联文论界的命运	( 277 )
2	俄罗斯形式论学派在当代苏联文论界的影响	( 289 )
3	俄罗斯形式论学派理论在西方文论界的“旅行”	( 301 )
4	布拉格学派述评	( 317 )
附录 II	: 现代斯拉夫文论名家基本文献书目	( 332 )
1	扬·穆卡若夫斯基文论著作目录	( 333 )
2	罗曼·英加登文论著作目录	( 337 )
3	维克多·什克洛夫斯基文论著作目录	( 341 )
4	弗拉基米尔·普罗普文论著作目录	( 343 )
5	米哈伊尔·巴赫金文论著作目录	( 345 )
6	罗曼·雅各布森文论著作目录	( 350 )
7	尤里·洛特曼文论著作目录	( 354 )

## 第一章 现代斯拉夫文论的历史价值

**【导读】**现代斯拉夫文论是20世纪世界文论的重要组成部分。现代斯拉夫文论思想的原创性、学说的丰富性、理论的辐射力,并不逊色于现代欧陆文论与现代英美文论。现代斯拉夫文论,是在跨文化的语境中发育起来的,也是在跨文化的语境中展开其“理论旅行”的。从20世纪文论思想史上的重大思潮、流脉、学派的发育谱系来看,现代斯拉夫文论是一个产生了广泛影响而颇具辐射力、超越性的活性因子,是文学理论跨文化旅行的一个生动案例;从百年现代文论的变革动力、发展取向、基本范式的生成路径来看,现代斯拉夫文论也是文学理论在跨文化中生长的一个典型标本;现代斯拉夫文论更是今日文学理论在跨文化旅行中生存与发展这一具有普遍性的命运形态的一个精彩缩影。

**【关键词】**现代斯拉夫文论 跨文化 “理论旅行”



经济的“全球化”并不能也不应该导致文化上的“一体化”。

在文化这个界面上,尤其是在文学研究这个园地里,相对于“全球化”的“拟象”,真正要面对的乃是“跨文化”的“实况”。

文学理论已然在“跨文化”。

文学理论研究也应当具有“跨文化”的视界。

以“跨文化”的视界来检阅现代国外文论,就应当是既要关注其差异性与多形态性,也要关注其互动性与共通性。

讲差异,就要直面多形态。所谓国外文论,想必不能简约为“西方文论”;所谓“西方文论”,想必也不能简约为“欧美文论”;所谓“欧美文论”,想必也并不是铁板一块。国外文论理应有“欧陆文论”、“英美文论”、“斯拉夫文论”、“东亚文论”等不同的板块;或“西欧文论”、“东欧文论”、“北美文论”、“俄苏文论”等不同的类型。跨文化的文学理论研究,要求我们应努力面对理论的“复数”形态,应尽力倾听理论的“多声部”奏鸣,应竭力取得“多方位”参照。多方位的借鉴,多元素的吸纳,才有可能避免重蹈偏食与偏执的覆辙,才有可能在经受“言必称希腊”的历练之后,不再来一个“言必称罗马”。

讲互动,就要探索彼此的共通性。在“跨文化”视界中,要关注“同中有异”,更要关注“异中有同”。在时兴谈差异,流行找差异,“差异论”大行其道的当下,更有必要追问:在这个世界上,不同民族、不同国别、不同文化圈里文学的发育运行,除了差异,还有没有相通相近的情形?进而,在不同民族、不同国别、不同文化圈里发育运行的文学理论,除了差异,还有没有相通相近的情形?

新时期以降,国门大开,西风突进。我们得以告别主要从苏俄文论那里“拿来”的偏食状态,而得以相对集中地引进美英文论新潮新声,也得以(尽管往往还是以美英学界的接受视野)不断吸收欧陆文论新派新说,眼界大开,成果丰硕。可是,对国外文论的其他板块、其他类型,则关注得不够,了解得不深。譬如,对现代斯拉夫文论的介绍、研究就很不系统,很不完整。

其实,现代斯拉夫文论,也是枝繁叶茂、蕴藏丰厚的。她拥有俄罗斯形式论学派、布拉格结构论学派、塔尔图符号论学派这样一些深刻影响现代文论百年进程的重大学派,她拥有罗曼·英加登、扬·穆卡若夫斯基、米哈伊尔·巴赫金、弗拉基米尔·普罗普、罗曼·雅各

布森、维克多·什克洛夫斯基、尤里·洛特曼这样一些饮誉世界的文论大家。现代斯拉夫文论这些学派的建树，现代斯拉夫文论这些大家的著述，乃是 20 世纪世界文论的重要组成部分。现代斯拉夫文论思想的原创性、学说的丰富性、理论的辐射力，丝毫不逊色于现代欧陆文论与现代英美文论。对现代斯拉夫文论的全面考察，不仅是我们反思现代文学理论的行程这样的学术史研究中一个自有价值的课题，也是我们深入探讨作为一门人文学科的文学理论与现代文明社会进程与当代文化运行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的一个很有意义的个案。

这价值，这意义，既显现于百年文论重大思潮、流脉、学派的发育谱系上，也体现在现代文论的变革动力、发展取向、基本范式的生成路径上，更呈现为今日文学理论之“生存与发展”的命运形态上。

## 第一节 现代斯拉夫文论与 20 世纪文论思潮 流脉学派的发育谱系

从 20 世纪文论思想史上的重大思潮、流脉、学派的发育谱系来看,现代斯拉夫文论是一个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而很有辐射力、超越性的活性因子,是文学理论跨文化运行的一个生动案例。

俄罗斯形式论学派堪称现代文学理论进程中的开路先锋。30 年前,荷兰著名学者 D. W. 佛克玛在其《20 世纪文学理论》一书中指出:“欧洲各种新流派的文学理论中,几乎每一流派都从这一‘形式主义’传统中得到启示。”<sup>①</sup>这句话,可能让一些人觉到有点夸大其辞。然而,今天我们来回顾现代文学理论的第二个“黄金时段”(20 世纪六七十年代),不得不承认:这个文学理论“狂飙突进”年代里的基本论题,多半是其第一个“黄金时段”(两次世界大战之间)里就已经为现代斯拉夫文论大体上涉猎到了的那些命题的变异、那些主题的变奏、那些探讨的延续。

从我们一向比较习惯的“思潮论”、“主义论”来看,20 世纪六七十年代国外文学理论的重大“主题”之一乃是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不论是前者还是后者,其重镇当推法兰西。法国的结构主义文论、后结构主义文论与现代斯拉夫文论之间,则有难解难分的缘分。

法国结构主义文论的发育,不仅应归功于索绪尔的思想,而且在更大程度上恐怕还得归功于布拉格结构论学派的思想,首先是特鲁别茨柯依与雅各布森在 20 世纪 30 年代所构建的音位学原理。

“结构主义”这一术语是雅各布森最先创用的。在其 1929 年用捷克文发表的《浪漫主义的泛斯拉夫主义与新的斯拉夫主义》一文中,雅各布森指出:“如果我们要概括地论述以多样性表现出来的当代科学的指导思想的基本特征的话,那么,‘结构主义’就是最清楚不

---

<sup>①</sup> D. W. 佛克玛、E·贡内-易布斯:《20 世纪文学理论》中译本,林书武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 年 1 月版,第 11 页。

过的概念。当代科学所论述的各种现象总体,都被看做是一种结构单位、一个系统,而不是一种机械的堆积物。而科学的基本任务是从静态和动态的角度去发现其内在的规律。”<sup>①</sup>

其实,在俄罗斯形式主义那里,结构主义观念已露出端倪,发展到捷克结构主义那里,有关观念明确起来。由蒂尼亚诺夫和雅各布森等人执笔的《布拉格提纲》<sup>②</sup>是结构主义思想的一份完整的纲领。我们可以从其中看到这个学派对结构论进行的理论说明。

关于语言学方面,主要论点如下:

1. 语言是一个功能系统。
2. 对当前事实的共时分析是了解一种语言的“本质和特性”的最好方法,但不排斥历时分析。
3. 比较方法不仅必须用于历时的目的,而且必须用于共时的目的,如发现各语言系统的结构规律。
4. 必须区分表意成分和表情成分,并区分交际功能和诗歌功能。在交际功能中,语言是“朝向意义”的,在诗歌功能中,语言是“朝向符号本身”的。
5. 在语音方面,必须区分作为物理的客观事实的语音(声学表达)和功能系统成分。前者和语言学只有间接的联系,更为重要的是它们在系统内部的相互关系。

关于文学艺术理论方面,有如下一些看法:

1. 艺术是一种符号学事实,结构主义美学是一般符号研究的一部分。艺术作品的符号特性摧毁了“反映论”的机械模式。但是,符号的性质为两类现实领域所决定:一是符号本身的现实;一是它描写的对象的现实。也就是说,我们不能只谈符号的自足性,同时应考虑其交际功能。
2. 在功能系统中主体的作用改变了。穆卡若夫斯基认为:“我”,以某种姿态(虽然姿态可以千变万化)出现在每一件艺术品和每一部

<sup>①</sup> Jakobson, Roman: *Selected Writing*, II. *Word and Language*. The Hague: Mouton 1971, p. 712. 转引自高宣扬著《利科的反思诠释学》,同济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60页。

<sup>②</sup> 这篇文本是作为“论纲”而最初用法文发表于《布拉格语言学小组论文集》(*Travaux du Cercle Linguistique de Prague*, I, Praha, 1929, s. 7—29)。

作品里的主体,既不与任何具体的心身性个人,也不与创作者本身同一。作品的整个艺术结构都凝聚于这一点上,并按此加以组织。然而任何个性——作者的个性和受者的个性——都能投射在它上面。

3. 应当在有关人的行为结构中寻找美学性问题。由于人类活动中总是有美学功能出现,我们必须把美学性事物看做人类行为和人类生存形态的一个因素。与此同时,我们应当注意美学功能与其他功能间的关系:尽管任何艺术基本上都以美学功能为主,美学之外的功能也起着作用。<sup>①</sup>

捷克结构主义是结构主义思想史上的一个重要环节,它强化了人们对结构论的重视。

还在 20 世纪 70 年代初,比利时著名学者 J. M. 布洛克曼在其颇有影响的《结构主义》(1971 年,德文版;1974 年,英文版;1980 年中译本初版,2003 年增订版中译本)指出:布拉格可以说是今日结构主义思想的发源地。在捷克结构主义那里,结构活动的轮廓首次清楚地显示出来了。<sup>②</sup>

20 世纪 50 年代以后,结构主义思想和方法活跃在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文学研究同样受到其深刻的影响。结构主义作为一种方法论,强调在研究事物时,不应注重因果关系,而应从事物的整体上、从构成事物整体的各个内在要素的关联上考察事物,把握事物。法国人类学家克洛德·列维-施特劳斯对结构主义观点和方法在法国的传播起到了推动作用。他认为,人类学家应该走语言学家所开创的道路,用结构的观点分析人类社会。他对南美土著人社会文化众多不同的表现形式进行分析研究后得出结论,人类社会文化现象具有千变万化的表现形式,然而不是没有规律可循的,不是无法把握的,因为这些表现形式蕴藏着一个符合具体逻辑的体系。不是借助外界的因素,而是从事物现象的内部抽象出事物的结构,就有可能建立这一体系。及至 20 世纪 60 年代,结构主义文论在阿里吉

---

<sup>①</sup> 参见《世界文论》[7]“布拉格学派及其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5 年版,第 54~55 页;J. M. 布洛克曼:《结构主义》,李幼蒸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年增订版,第 56~59 页。

<sup>②</sup> J. M. 布洛克曼:《结构主义》,李幼蒸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年增订版,第 47 页。

尔达斯·格雷马斯、罗兰·巴特、茨维坦·托多罗夫、热拉尔·热奈特等法国新批评家的营造下,如日中天,达致鼎盛。列维-施特劳斯在分析俄狄浦斯神话时采用了雅各布森的结构主义语言学模式。格雷马斯在《结构语义学》(1966)提出了一种优雅地凝练普罗普理论的模式。热奈特进一步细化了俄国形式论学派关于“故事”和“情节”的区分。布洛克曼在20世纪70年代甚至宣称:今日流行的巴黎结构主义,只不过是这里所谈的一切的重演。唯有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能说,它是结构主义思想的进一步发展。<sup>①</sup>

比利时学者的这一论断是有充分的事实根据的。

布拉格学派当年是以法语出版其学术论文的,<sup>②</sup>后来的法国结构主义显然由此而颇受助益;法国哲学家、语言学家、欧洲哲学大学教授、诗人、小说家、著名期刊《泰凯尔》创办者之一,让-皮埃尔·法耶曾于1969年在《变革》期刊第3期推出“布拉格学派”特辑。让-皮埃尔·法耶接受了布拉格学派的遗产,他想运用乔姆斯基的生成语法,进而恢复结构模型中的历史性和动态性,即使它的方法与乔姆斯基的方案不完全一致。他把句法转换这一概念推到了最前沿,使得从深层结构(语言能力模型)走向表层结构(语言操作模型)成为可能。<sup>③</sup>

法国结构主义文论的最大成就莫过于叙述学。

叙述学,尽管有其种种变体与批判性反思,毕竟不曾扯断其与普罗普的遗产相连的脐带。法国叙述学,正是结构主义思潮同普罗普民间故事研究双重影响的产物。

直接启发引导法国理论家致力于叙述学创建工作的,乃是俄罗斯民间文学专家弗拉基米尔·普罗普。普罗普对俄罗斯100个民间故事进行分析以后,于1928年出版了《民间故事形态学》一书。书中指出,按其表面现象,这100个故事纷繁离奇、变化无绪,然而它们实

① J. M. 布洛克曼:《结构主义》,2003年增订版中译本,第73页。

② 自1929年起,布拉格学派的主要著作就是以法文 *Travaux du Cercle Linguistique de Prague* 即《布拉格语言学小组论文集》为刊名的论丛形式刊行,10年间共出版了8卷。

③ 弗朗索瓦·多斯:《结构主义史》(1991~1992)中译本易名为《从结构到解构》(下),季广茂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4月版,第215~216页。

质上受到一个恒定不易的结构的制约。这一结构体现在按照严格的、不可改变的次序前后相接的31个“功能”中。普罗普民间故事研究中的功能与结构的观点,首先被“二战”后身在美国的克洛德·列维-施特劳斯所接受,又通过他传播到法国:列维-施特劳斯于1960年撰写《结构与形式》一文,向法国学术界介绍普罗普的理论。1963年至1964年间,格雷马斯在自己开设的语义学课上讲授普罗普的理论。1965年,《民间故事形态学》法译本问世;1966年,由巴黎高等研究实验学校第6区的大众传播中心(后来的巴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主办的《交际》推出“符号学研究——叙事作品结构分析”专号(这一专号也被视为法国结构主义学派的宣言书,这一期的撰稿者有:罗兰·巴尔特、格雷马斯、克洛德·布雷蒙、埃柯、托多罗夫、热奈特、朱尔·格里蒂、维奥莱特·莫兰、克里斯蒂安·梅斯)。《民间故事形态学》在此时被公认为“展示结构主义纲要的手册”。普罗普的理论成为整整一代人研究叙事时采用的模型。20世纪60年代的法国文学研究受到结构主义和普罗普民间故事分析的影响以后,立刻出现大量关于叙事作品结构分析的尝试。这些尝试在两大方向上得到迅速发展。其一是关于古代初级叙事形态的研究,如以格雷马斯为代表的神话分析和以布雷蒙为代表的民间故事分析;其二是有关现代文学叙事形态的研究,如以巴尔特、托多罗夫、热奈特等人为代表的小说研究。这两方面的探索,通过一系列学术活动渐渐酝酿形成法国的叙述学:研究叙事作品的内在性与抽象性,探索《十日谈》的“语法”,探寻《三故事》的“叙述语式”。简言之,探讨“叙事结构”与“叙述话语”,研究作品组织方式和表现形式上的规律性。

结构主义文论得力于符号学理论的滋养。

巴尔特的符号学与穆卡若夫斯基的符号学有着内在的契合。

主持法兰西学院“文学符号学”教席的罗兰·巴尔特在符号学理论领域的新颖见解,被称作“认识论上的革命”。我国学者李幼蒸指出,从结构主义运动内部来看,巴尔特的符号学理论具有较强的索绪尔特点。实际上,他比索绪尔更强调结构主义语言学(索绪尔说过,语言学只是他理想中的广义符号学的一个部分,巴尔特则说符号学是广义语言学的一个部分)。由于巴尔特在理论上的开创工作,文学的形式主义理论得到发扬。它强调文学作品中语言本身的独立作

用,这是象征主义(马拉美)以来一切现代派文学所一直鼓吹的。由于巴尔特等人提倡,西方理论界迅速地把注意力转移到文艺表达系统本身来了。它已然既不像现实主义那样以研究客观世界为主,也不像存在主义那样以研究主观世界为主,而是注重主客观的中介地带,即所谓符号学地带。这种研究方向其实早自20世纪三四十年代布拉格学派时期就已开始,捷克结构主义的文学理论家穆卡若夫斯基曾大声疾呼要加强这一中间地带研究,但他还保留一部分现实主义态度,认为应克服绝对主义形式主义的立场,应研究文学与外在世界的关系。法国结构主义的文学理论越来越忽略文学反映社会现实的一面,而热衷于研究作品本身的文字结构层次了。然而,结构主义的文学理论主要是研究和分析一般文学特性的理论,同时它把这种研究的广度和深度提高到了类似于哲学美学的层次,这与布拉格学派重视作为符号系统的文学的结构、功能的追求乃是一致的。<sup>①</sup>

法国结构主义文论与现代斯拉夫文论显然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

结构主义文论如此,后结构主义文论亦然。

巴赫金文论,实际上可谓“后形式主义文论”与后结构主义文论之间的一座桥梁。“互文性理论”乃源生于“对话理论”;其实,在“文本理论”的建构上,在“文本性”、“文本化”这些基本理念上,法兰西学者与俄罗斯学者的追求多有惊人的相通与契合。

英国学者拉曼·塞尔登认为,巴赫金提出了一些由后来的理论家们进一步发展了的命题。浪漫主义者和形式主义者(包括新批评家们)都把文本看做有机的统一体,看做完整的结构,其中所有松散的线索最终都会由读者聚拢成一个审美统一体。巴赫金对狂欢化的强调打破了这个从未发生过疑义的有机体,提出了一些主要文学作品可能具有多层次因而抵制统一观念。这就使得作者在与他或她的作品的关系中处于一个远没有控制力的地位。于是,个人身份的观念成了问题:“人物”难以把握,缺乏实在性,充满怪癖。这就预示了后来出现的后结构主义和心理分析批评关注的主要问题,当然,我们不应夸大这一点,也不应忘记巴赫金依然保留着作家控制其艺术

<sup>①</sup> 李幼蒸:《结构与意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48页。



的坚定信念。他的著作中并没有暗含着罗兰·巴尔特和其他后结构主义者著作中对作者作用的激烈质疑。然而,在赋予“复调”小说以特殊地位这一点上,巴赫金毕竟与巴尔特有相似之处。两位批评家都喜欢自由与欢乐,认为自由与欢乐远远超过了作者的权威与庄重得体。近来批评界出现了一种倾向,那就是认为,“复调”与其他“多元”文本是正宗而非反常的文学;也就是说,他们把这些文学文本看做是更规范的文学写作,而不是更统一的(独白式)的文学写作。这一点对于那些读乔伊斯和贝克特长大的现代读者可能更有吸引力,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巴赫金和巴尔特都表明这些偏爱来自于他们自己的社会和意识形态癖好。不过,话说回来,有一点是真实的,在肯定文学文本的开放性与不稳定性这一点上,巴赫金或者说对巴赫金的读解进一步证实,这样的偏爱在不可逃避的批评“政治”中占有核心地位。<sup>①</sup>

我们可以补充一句,在肯定文学文本的开放性与不稳定性这一点上,巴尔特与巴赫金是心心相印的。1967年3月在接受《法兰西文学》记者雷蒙·贝卢的采访时,巴尔特就曾说道:“一部作品的写作,例如陀思妥耶夫斯基、萨德、雨果的写作,在其词语的线性发展的表面之下,包含着反复、戏拟、别的写作的回声,以至于我们涉及文学时,可以不再谈论主体间性,而谈论互文性。”<sup>②</sup>

“主义”之承传,“思潮”之延展,毕竟还只是显在的层面。学派之对接、“思路”之契合更是值得梳理的节点。20世纪六七十年代国外文论的重大学派之一,当推以“接受美学”文论饮誉世界的“康斯坦茨学派”。而这一学派所代表的德国接受美学——这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接受理论”的一条主脉——的一些重要理念,在布拉格学派的著作中,在费利克斯·沃迪奇卡的著作中,就已经被先行构想出来了。

据美国学者罗伯特·霍拉勃考察,在德国,在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穆卡若夫斯基的著作曾成为显学之一。从1967年到

<sup>①</sup> 拉曼·塞尔登等:《当代文学理论导论》中译本,刘象愚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12月版,第50页。

<sup>②</sup> 黄晞耘:《罗兰·巴尔特思想的转捩点》,载《哲学研究》2004年第1期。